

#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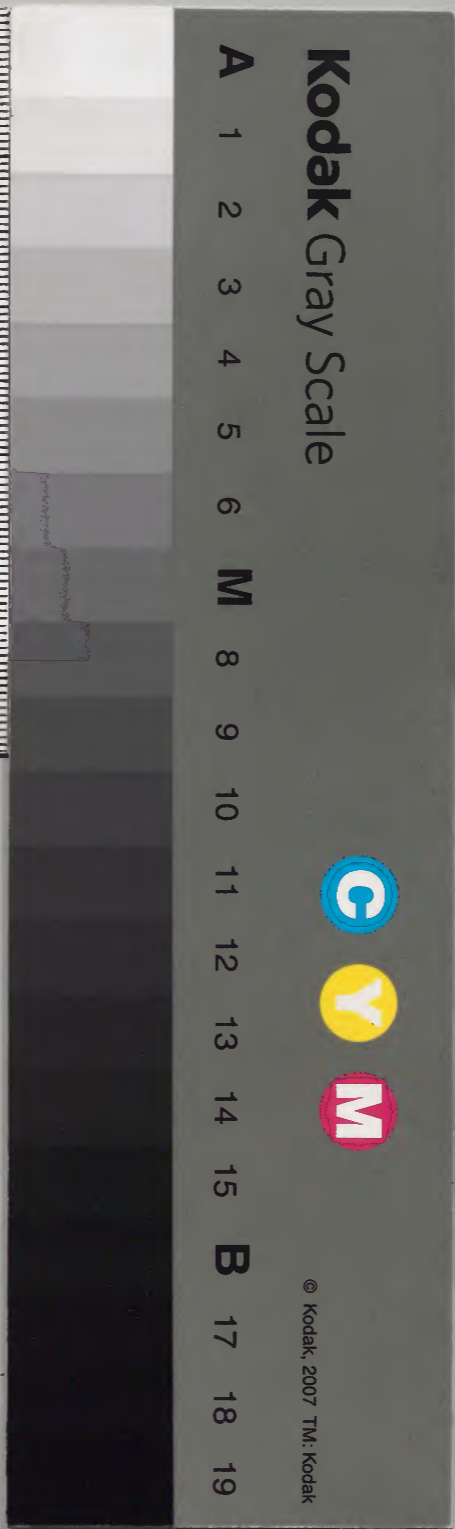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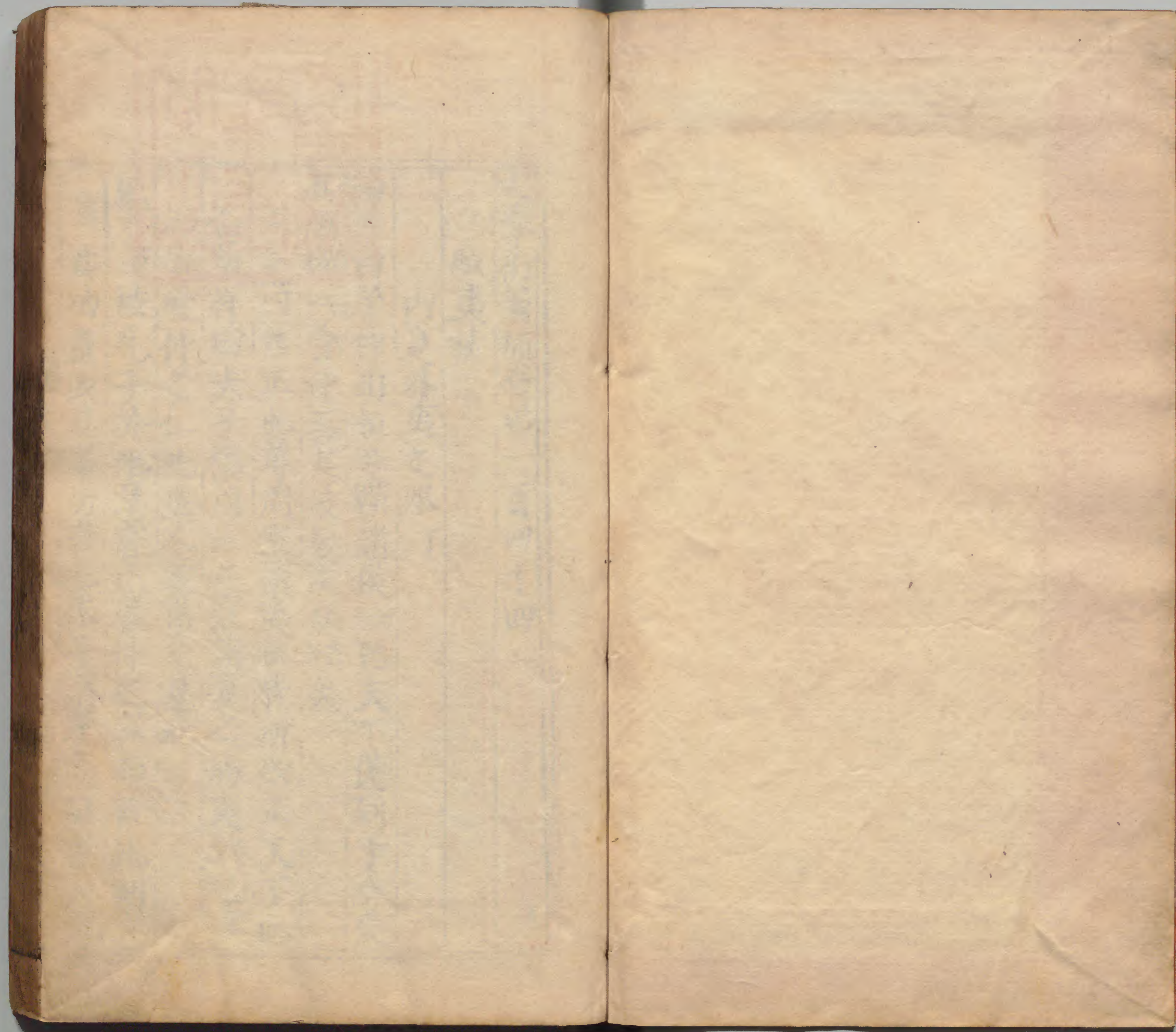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	二	八	四
函	架	冊	號
二	〇	三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五	二	八
函	架	冊
二	〇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4
冊數	20 ( 19 )
函號	298 292

十九





史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四

淺草文庫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下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微也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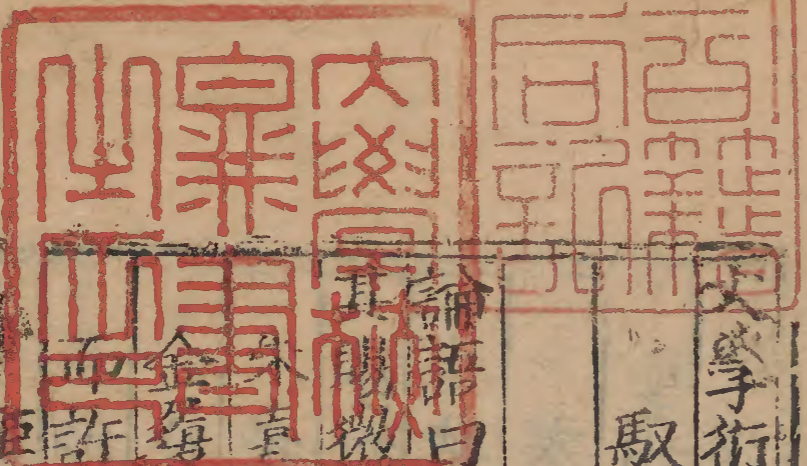
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祥曰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

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按孔子於他章嘗小管仲之器而於此則大

其功蓋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



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  
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  
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管  
仲之功亦猶是也臣嘗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  
推之有以見我

聖祖之有功於天地為甚大管仲之功過楚而已  
楚中國之諸侯也漢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  
秦隋中國之天也我

聖祖除去胡元恢復帝王之境土重闡中國之彝  
論其功較之二君一臣大小輕重何如哉我自

五代之世石晉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賂契丹  
宋靖康之變女真奄有中國之地而鞬鞞又混  
華夏至於我

聖祖洪武開國之春幽燕淪於夷狄者四百四十  
八年中原變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始  
復歸於中國治教於是乎大明彝倫於是乎復  
古臣恒謂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亂華之禍莫甚  
於胡元蓋中國全為胡有者幾百年我  
聖祖始復而有之內外之疆域截然有定限華夷  
之倫類秩然有定所百有餘年矣臣讀我

聖祖未登極之先傳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御臨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既

登極之後

御製大誥有曰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言語不通其所以丁寧諄切為天下臣民告者至矣盡矣蓋欲天下後世同心竭力以遏其萌杜其漸以為千萬世之防也

聖子神孫其尚體

聖祖之心守

聖祖之法嚴封疆之守謹邊關之任防微而杜內脩而外攘以弘大

聖祖之功於億萬斯年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焉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又曰詩魯頌閟曰戎狄是膺擊也荆楚楚本舒近楚是懲

則莫我敢承也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臣按閟宮之詩乃魯僖公時頌而孟子兩引之皆以周公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後又曰是

周公所膺也朱子謂其斷章取義是固然矣然  
斷章而取其義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兩  
指周公而言意者魯乃周公之後故頌僖公者  
因其嘗率車千乘徒三萬從齊伐楚故述其始  
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繼以俾爾  
昌熾壽富之祝所謂爾者對祖之言託為周公  
之言也及味其兩是之及莫敢承之語蓋已然  
必有之亂非祝頌期望之意孟子去聖人時未  
遠其或他有所據歟以春秋考之荆者楚之本  
號莊公十年始書荆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

年僖公從齊伐楚此魯人作頌之時歟孟子所  
引此詩以闢陳相之悖師從夷後引此詩以闢  
楊墨之無父無君夫楊墨之無父無君其流之  
弊焉耳而夷狄則真無父無君者也彼其無父  
無君自在其域中而出於吾之化外吾亦未如  
之何也已苟吾中國之人所以自為者其弊亦  
將如之而吾中國之聖賢主中國之世道者方  
且膺而擊之不少假借况真無父無君者哉彼  
真無父無君者以其教而為吾中國之人之師  
使中國皆習無父無君之俗以其政而為吾中

國之人之君使中國皆為無父無君之民世無  
周公孟子則已如有周公孟子者出於其間其  
膺之闕之臣知其汲汲焉不遺餘力矣先儒有  
言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沒千載無真儒所  
以明千載真儒之道而光復百世之善治者政  
有待於今日之

聖明天子

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顏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臣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討復也不

可與其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吾  
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  
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  
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  
受其害也亦多矣彼恃其有勞於我邀求無已  
予之則無有已期不予則遂成釁隙卒之為中  
國之蠹生民之擾較之所借助者奚翅什百甚  
者宗社因之而亡唐於突厥回紇宋於女真鞏  
鞞可鑒也已嗚呼君子作事謀始可不戒哉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執方割縣平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况首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執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虞後患者哉

臣按誼以漢事匈奴為天下之執方倒懸莫之能解為國無人當文帝之世開國功臣名將固有存者而誼謂無人然誼所言如此則誼必有解縣之術誼又謂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太困於一縣之衆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菑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而威令



不信音伸可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  
縣者在此乎雖然誼少年而未經事前所流涕  
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萬世而不易後所流涕  
者謂行其計則可以係單于之頸幸其衆以惟  
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誼其計之行者果何如也  
未云德可遠施威可遠加直數百里外而威令  
不信母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與威所以施  
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未其行必有次第惜乎  
誼言之不詳也使文帝覽其言而有問焉誼必  
將有所陳說釋而用之安知其無少補乎

班固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  
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  
不同言語不通避居北垂寒露之野逐水隨畜射獵  
為生鬪以山谷墜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  
聖王禽獸蓄之不與約誓不就拔伐約之則費賂而  
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  
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故政教不  
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  
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與縻同不絕使  
曲曲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謂聖王之於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與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窮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斯言二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則又真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成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聖人遠鑒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厲之釵西戎周公之讓白雉

六宗之却走馬亦何以尚茲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為成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預焉固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真知言哉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

者之為乎又曰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灰毒  
胡可單也言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立  
壻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原百世不

答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羨稷之後種類繁昌難  
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為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  
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盜中原愍懷  
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興滅殊  
一可痛心也

臣

按天地間有大界限華夷是也華處乎中夷

處乎外是乃天地以山川險阻界別區域隔絕  
內外以為吾中國萬世之大防者也奈何自決  
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內乎漢自宣帝時徙羗  
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貽  
五湖亂華之禍於再易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  
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不為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人  
寡西北諸部皆為戎君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  
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此地西  
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

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  
平陽以此識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  
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  
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  
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夷狄亂華宜早  
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  
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  
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疆暴  
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

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  
安撫以為已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  
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  
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  
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  
亂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  
叛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  
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  
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  
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

執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  
戶為仇讎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  
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  
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  
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閩山  
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  
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  
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  
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  
餘種於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

百步失職猶或亡叛天馬肥充則有噬嚙况於夷狄  
能不為變但顧其微耳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  
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  
足哉此等皆可申論道遷其域慰彼土思惠此中  
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  
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  
之地自魏以來遂為夷已劉淵匈奴也而居晉  
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  
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

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暴貪悍  
樂聞喜亂之志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  
倡而并雍之垣乘時而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  
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  
為國家還慮者其尚為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  
弭之母謂彼無父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  
哉晉之事可監也

惠帝時成都王穎去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  
監五部軍事使將六以其子聰為積弩將軍其右賢  
王劉瑄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

自當主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  
於手受役奄過百平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生  
匈奴必不虛生此八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  
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推淵為大單于  
使其黨詣業告之淵曰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  
及東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  
非士卒及近郡士旅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  
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承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  
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  
四年稱皇帝

臣按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為中國害不過侵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境中自相雉長號為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世受漢賜姓以為劉氏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其人雖老子長孫於華夏之地然猶群居類聚其衣服食用雖稍變於其舊然其桀驁狠毒之心好鬪樂戰之習猶前日也習知中國之人其性柔而好逸貪生而畏死不耐苦而易飢故素輕之然所憚者朝廷之法度官府之約束故

猶不敢恣肆一遇朝政有缺任用匪人或民心之怨望或邊鄙之有警卽起而乘之黨類相扇而動千百成群遂成禍亂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戎狄之猛鷲假中國之位號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其禍尤慘觀諸淵聰可鑒也已自是以後夷狄之禍此漢魏以前為甚濫觴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於蒙古極矣不有

聖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於盡有夷而無華哉蓋天地開闢以來一大禍也我

聖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承其後者尚思履霜堅  
冰之戒折其萌而謹其防毋使其朕兆微形芽  
蘖微生則千萬世中國生靈之幸矣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  
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  
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  
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  
郎顏師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  
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  
種類區分各有酋師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類

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執敵則難  
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督  
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為  
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三侯之  
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執  
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  
漢建武故事置匈奴為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  
實空濫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  
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  
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



我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疆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及十萬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力武帝徙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之間遂為羶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三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

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按唐太宗朝群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處之河南充豫之間顏師古欲寘之河北溫彥博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卽本部署為君長與竇靜之議略同惟魏徵之議援晉諸胡為比得帝王內夏外夷之道思患豫防之心彥博謂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是固然矣然天生豺狼蛇虺必不生於

城郭市井之間而所以生知者必有其地是固  
有以限之也則夫聖人之處華夷可無內外之  
限哉太宗從彥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  
長以為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  
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  
並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  
致狼狽之歎由是以觀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  
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昭昭然明矣  
魏徵曰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  
伊洛之間遂為氍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雖

然此豈但為唐一時之鑑哉乃千萬世之末鑑  
也昔人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  
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  
夷之殊而其思鄉上黨同類之心則一也况彼  
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  
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為大匈  
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  
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  
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  
來皆生長中國其於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

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卽相呼而起以為中國大  
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  
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涓涓不壅將成江河毫  
末不折將尋斧柯為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  
防微社漸也請以

今日論之

家古色目人散處諸州

者多已更易姓名民間如一二穉穉生於  
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  
以別識之也惟末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實之畿  
甸之間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

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巳之變虜犯近郊  
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為  
虜向道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為明鑑者也當是  
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卽與  
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  
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  
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為晉之諸胡經三朝  
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而為中國禍害况今  
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  
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為之遠慮况又有已

驗之實效乎

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華歸正之人久居內地勞

效素著欲知其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雖矣

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

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逐陞一級給與

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勅

兵部注登於通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

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探外並免雜役

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

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  
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為邊害  
薛登諫曰戒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  
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華襲衣冠築室  
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表

而質子短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過

官戎秩步鬻門服改羶縹語集楚夏窺圖史成敗熟

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恩患必在

後晉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

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

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胃頓之盛乘中國

之虛而高祖困阨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

長磧國謂穹廬賢於城郭羶縹羨於章紱既安所習

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

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

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絲麴葉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矣

臣按昔之忠臣為國遠慮者無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

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執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回位之謀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

不復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為專寵固位之謀社邊將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盡用之乎使玄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奸計不行矣當貞觀時魏徵為太宗處置突厥乃為國家遠慮於數百年之後而林甫區區乃為一身之謀於年歲之間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為人君者可不謹於擇相哉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巡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請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劇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執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一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

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為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為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認并州為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

非惟無異言亦無異言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執方疆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因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疆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然則為今之計若何曰譬如畜獸然十虎之間而雜以一狼亦何不可之有且唐之蕃將如辨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於鐵勒他如史大柰李謹行泉男生李多柞之倫皆能知義

而鷲擬不遷為唐史所稱其尤著勲名者則有  
如渾瑊阿跌光顏者焉豈可以非華而不用哉  
但不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胡而伐漢耳仰惟我  
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  
之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  
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於唐人不用蕃將為上將  
之意夫於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  
於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於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  
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可輕變者也  
以上內夏外夷之限下不義去獲一百四十四條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慎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義氏之官曰食哉惟時柔寬而遠能擾  
習也德允信也元仁厚而難相絕任人包藏凶變之入  
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  
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孫覺曰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有長策成筭



以厭伏曰夷然其言專以難任人為本蓋任人處  
內則主聽眩主聽眩則任使不明志邪雜進惟有  
智勇安所施任人放遠則智者竭其智勇者獻其  
力夫如是則何啻夷之足慮哉

臣按地有內外勢有遠近人有華夷人君為治  
先內而後外始近而終遠內華而外夷然必內  
者脩而後外者治近者悅而後遠者來華人安  
而後夷人服苟吾德之不脩食之不足君子不  
用小人不遠則近而在吾之內者有不脩矣內  
華之不脩而徒外夷之攘難矣是故王者之馭

夷狄以自治為上策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朱熹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以上文八  
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  
夷之遠莫不歸往矣

臣按上文所謂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諫勿成百志  
惟慝罔建道以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  
之欲是即無怠無荒之實也夫人君傲戒於宮  
闈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國都之內何預於曰夷

哉然而一念不謹萬事為之廢弛一言有失四方為之傳播是故自古鎮服夷狄之道不在於邊鄙而在於朝廷不在於羌戎而在於臣庶內政既脩外患自然不作華風既盛夷心自然歸仰雖以舜大聖人而伯益猶以怠荒為戒良以一人無怠荒之失則四夷有歸往之誠外無邊患則內有善治而吾華夏之民得以相生相養而吾君享安富尊榮之樂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猶切七儆戒如此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乃欲生事四夷而為其臣者不敢輒出一言

或者又從而從史之其臣可謂不忠矣而其君亦豈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也佐干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也至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

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嚴師振整旅帝乃誕大敷文德

文命舞干盾羽干兩階賁主七旬有苗格至

朱熹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民猶不

聽服也是時益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

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

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脩其德也滿損謙

益卽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誠感物曰誠益  
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於苗  
民乎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史臣以禹班師  
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  
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卽其實以形容有  
虞之德

陳祿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  
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  
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贊禹所謂論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者若就戰伐言之小國若能制節謹度不敢縱  
逸則必得大國賓禮之益不然者其強固侮慢  
自賢則大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謀動干戈所損  
多矣大國若能包含徧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  
小國賓貢之益不然恃其衆大非禮侵陵則小  
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肆其蜂萬之毒豈得無損  
哉若是者卽易所謂虧盈而益謙者乃天之道  
也上之人體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  
大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興矣

旅藝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

西方蠻夷國名底貢

厥大高太保召公也乃作旅大用訓于王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武王克商之後威德

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

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

於開四夷斥大境土

臣按德而謂之慎者蓋必兢兢業業不敢有須

臆放肆者也慎德而必歸之明王者蓋人心虛

靈不昧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烏知所慎

哉德昏而不謹則雖官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

或有以致其怨京京蠶之下百官庶姓之衆或有

以激其怒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遠而能得

其來賓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

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當何

如而用功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魯頌曰翩披飛鴉惡鳥集于洋林食我桑黹桑實懷我

好音覺悟也彼淮夷來獻其琛寶元也龜天一象齒

大賂遺也南金

曹君貞曰傳曰桑黹其甜鴉鴉華響是知鴉食桑

黹則其音變而美也洋林有黹鴉來食之歸我好

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華面而柔服者哉  
臣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為魯侯與群臣燕飲泮  
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禱願  
望耳雖然學校者脩崇教化之地也教化脩則  
義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  
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  
順矣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  
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  
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

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  
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  
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  
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臣按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其  
所以朝者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可見周  
之德格乎天由是觀之可見人君一身天人之  
主幽則有以通乎天也遠則有以通乎夷也吁  
人君居穰清之上夷狄處遐荒之外穆稷之容  
不可得而見而惟驗之於蒼蒼之象而已然則

膺

天命而主宰華夷者可不思慎德以裕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諫不貢告以文辭不王於

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

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

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

伯士戎之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

幾危也顛敗也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言其立性厚樸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純專固一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

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白鹿而已嗚呼損億兆

之財棄千萬人之命所得不償所失而又使荒

服之君由此而輕我中國不復朝貢則併其先

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損又不但財而

已

論語子曰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

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朱熹曰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內治脩然  
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  
於遠

臣按所謂文德者德卽厚書惟德動天之德文  
卽禹貢揆文教之文也文德與武功對所謂文  
德之脩卽內治之有條理者是也

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宮馬  
武上疏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  
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平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  
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平購賞諭告高句驪烏

桓鮮卑攻其左發可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左  
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  
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  
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  
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  
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  
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  
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  
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

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啓中興之運悼斯民之塗炭親極救而撫摩之初遣馮異入關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還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髮動皓白常欲置隗囂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務休息群黎而鞏固漢業其肯遵高祖顛沛之畏塗蹈武帝虛耗之覆轍而合近謀遠爭勝負於夷狄乎故二將抗章北伐

詔引黃石公剛強柔弱之說而報之帝王之道然也

臣按光武此詔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合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樂石之格言無間古今皆所同然也後世人主有欲勤兵於遠者尚其鑒諸



以上慎德懷遠之道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鄭玄曰懷來也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

王昭禹曰致方貢則遠方所貢之物若西旅底貢厥獒是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所謂無有

懷遠畢獻方物是也遠方之有貢猶大服之貢則世一見各以其所貢之寶為摯是也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大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送迎之送往而逆來以為之禮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爾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設官以待外夷之來朝貢者達之以節則其往來關津道路之間無有留難淹滯之阻卽今給驛券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則其日用居上餼廩芻秣而無飢寒困乏之憂卽今之

館驛廩給及有司餽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懷遠人也名官而謂之懷方氏豈無意哉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

謂蕃國之使

掌傳王之言

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鄭玄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從來至去皆為相而詔侑其禮儀也

朱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

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老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其禮不同於中國象胥則教之使協於禮其言不通於中國則傳其言辭出則送之入則逆之禮節以相接幣帛以致享辭令以相與接賓曰擯贊禮曰相

臣按夷狄之人其拜揖進退等伏之禮不同於中國象胥掌教之以中國之儀用協於禮也夫上有所言則象胥為之傳導而開諭曉說之然後從而譯其所言以達之于上焉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卽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  
摯

鄭玄曰九州之外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  
及嗣王卽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  
國之君無執玉瑞矣所貴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  
是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此方曰譯

鄭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

方慤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  
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  
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  
之異於此象言能做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  
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  
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也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  
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  
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黠  
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為一種字書其來朝貢

及有陳說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我

文皇帝始設為八館曰西天曰韃韃曰回回曰文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為之其就禮部試則以蕃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

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虜情而或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我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孔穎達曰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

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文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卽位及其君嗣立皆來朝也陸佃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歟四塞卽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

陳皓曰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為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為南面疑於君故於北面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

臣按此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中庸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八曰柔遠人

也又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朱熹曰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又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者是也臣按周禮秋官環人所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是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也地官遺人所掌邦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

積是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也舊註以柔遠人為  
蕃國朱註始以為無忘賓旅蓋以九經之次列  
於懷諸侯之上以遠先近非其序也竊意成周  
盛時環人遺人之所掌在於道路之間非特為  
中國設也則雖夷狄之經行者亦為之送迎焉  
况九經之名其入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謂之人  
意者凡遠去其家鄉而出於道途以朝京闕者  
皆給之歛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  
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  
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所謂寄譯  
之類也考史昭帝帝用蘇武為典屬國亦掌夷狄  
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為漢大鴻臚即今鴻  
臚寺卿譯官即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其今  
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  
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  
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  
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狄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謁贊稱臣而不召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

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臣按胡安國謂荀氏為此說其知內外之旨明於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州給謀覆其人數謂之邊謀蕃州都督刺史視品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為非宜蓋禮

儀非武臣所宜預將乃吾國之瓜牙止可使虜  
聞其名不可使虜識其面設或有貌不揚如裴  
度者中雖有智彼惡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將  
相關係亦不小也吁武將且不可况內侍乎昔  
童貫初使遼也遼人以為宋無人因此以占宋  
人失政而啓其輕蔑之心此前伐之明鑒也  
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  
為薄朝見辨其等位諸蕃封命則執冊而往凡獻物  
皆各執以見駝馬則陳于朝堂不足進者州縣留之  
其屬有典客署令掌四夷歸化朝貢酋渠首領朝見

者給稟食病則遣醫給湯藥喪則給以所須還若  
恐行佐其受領教拜謝之節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貢者既有宴賜資給  
其不幸而病及喪者亦有給賜焉

宋設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凡四  
夷君長使价朝見辨其等位以賓禮待之授以館舍  
而頒其見辭賜予宴設之式戒有司先期辦具有貢  
物則具其數報四方館引見以進諸蕃封冊即行其

臣按唐宋俱有諸蕃封冊之禮



四夷君長來朝先遣使迎勞於候館次日奉見于乾  
元殿設黃麾仗及宮懸大樂典儀設君長位於殿前  
道西北向又設其諸官位於後所司引其國君服其  
國服至明德門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官  
絳紗袍卽御位典儀贊拜國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  
旁皆再拜稽首復位次引其國諸官次次入就位拜  
如儀其賜宴與受諸國使表及幣皆有儀具載開寶  
通禮元豐八年夏使來詔夏國使見辭儀制依嘉祐  
八年見於皇儀殿門外辭詣垂拱殿  
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趾次海外

蕃客次諸蠻

臣按宋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  
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  
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  
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啓其忿忿不平之心臣請  
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  
如之若夫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  
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况人面獸心之  
虜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

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也。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正之。

臣按人君行事當務實，不可徇虛名。蠻夷慕義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輕重之宜。既不為所欺，給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學士院言：諸蕃初入貢者，請令安撫使、轉運等司體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今入貢何國為比，保明聞奏，庶待遇之禮不致失當。

臣按諸蕃初入貢者，前此未有體例。因其所言而制為禮節，斯無失矣。

漢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休屠王帥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事夷狄。

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反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棄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來降罷敝中國雖與朝貢者不

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為夫民擾害不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不双來降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臣切以為外夷朝貢而不為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况後世人心不古非獨中國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來者慕華何義之心固不能無然亦多有貪中國之貨物而欲以轉貨他國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為之制隨其地遠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

歲聽一入貢餘令熙秦州貿易及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如此則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敝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脩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

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下禮部看詳謹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子書或及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惟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切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乎臣聞河北權塲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臣按今四夷之好書籍者惟安南與朝鮮朝鮮

恭順

朝廷歲時覲聘禮節無失所經過郡縣無多而  
貨買止於京師安南入貢雖疏然經行道路幾  
至萬里沿途隨處得以市買且宋朝書籍版本  
俱在國子監今書籍處已有之請自今外夷有  
來朝貢者非有旨不準交易而於書籍一  
事尤宜嚴禁彼欲得  
院者詳可不然

以上譯

大學衍義補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頤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  
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  
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  
民肆欲也三年克之凡其勞備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

意

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

臣按先儒謂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三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高宗商中興之君雖不至於聖亦不可不謂之賢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興師以弔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此雖久用而處之者有道不至於罷散中國師雖遠出而任

之者得人不至於別生他變後世以帝王之為弔伐之舉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於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勿其克有勳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蓋夷有

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政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何也後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軼我邊境弑賊我生靈以故興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衆則惟數有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海慢自賢反道敗德責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責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棄不保責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責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蓋以其人之

道遷治其人之身亦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場之事嗚呼此其所為帝王之師也欤

詩序六月宣王此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不

我車既飭也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常服我事之猷猷

孔也甚熾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沒周世漸衰八世而猷猷見侵逼近京邑宣王卽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猷猷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

也  
謝枋得曰戎車曰旣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駢駢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猷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

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然者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申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

其第四章曰猷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名地侵鎬名地及

方朔方至于涇陽言其深織織文鳥章鳥章白旆繼央

鮮明元戎車十乘以先啓開行猶言發程

朱熹曰言猷狁不自量度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言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此

臣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今宣王興六月之師因獵狃深人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既直是以声罪致討而我三軍莫不懷敵愾之心其氣安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啓行其旗旒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彼區區醜虜惡足以當我之鋒哉

其五章曰我車既安如輕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却而後也四

既信壯健且閑薄我獵狃至于大原地名

朱熹曰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

治我狄之法如此

臣按漢書嚴尤曰宣帝時獫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我狄之侵譬猶蝨蟲之螫驅之而已朱熹解薄伐獫狁至于大原以為先王治我狄之法如此而謝枋得亦言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追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我狄以吾邊境為限越境而人者則治

之不及吾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于彼

新田。二歲曰新田。于此菑田。一畝方叔涖也。止其車三千

師也。干也。之試。習也。方叔率之。總率也。止乘其四騏四騏翼

翼。順序也。路車。戎路也。有頤。赤貌。簞第。以竹篔簹為車蔽。魚服。鈎膺。馬婁領有

鈎而在膺有獎有纓也。條。轡也。革也。轡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其車三千

法。當用三十萬眾。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

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

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

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

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動而無爾蠻。荆州之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

也。老克壯其猷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嘒嘒也。

嘒嘒。焯焯也。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

來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

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臣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為中國

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寇。見于

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獫狁之征六月  
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采芑之詩是也說者  
謂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詩  
六月以計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雖然時世不  
同而夷狄之盛衰亦異南與北殊俗古與今殊  
時強與弱殊勢所謂計與威不可以偏廢又在  
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  
有壯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  
專則成功不難而夷狄賓服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歟匪安匪舒淮夷

來鋪陳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師以伐之也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  
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  
是求其伐耳

其二章曰江漢湯武天洗黷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弊有爭王心載寧

輔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

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以天下為心  
一有爭鬪則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誠以天  
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  
卽位北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  
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旣自疾  
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旣而經  
營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國庶定而已庶之云  
者首人謂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無他用  
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以遏絕亂略

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王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當  
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也度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臣按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度此責老  
將諳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已意以節制千  
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為法也

趙充國至金城預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卽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  
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王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壠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  
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臣按充國謂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此

有國者馭虜之法充國行兵行必為戰備止必  
堅營壁待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為將  
兵諸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擊罕反口堅并音基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佗負三  
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虜必商度計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非至計也先零  
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并聞昧之過

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  
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臣按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有  
先後先零首為畔逆而罕并特劫略耳劫略夷  
虜之常它種皆然不但罕并也未嘗加兵於畔  
逆之先零而先加兵於闇昧之罕并雖能制其  
命不足以服其心况未必能乎充國自謂其議  
為全師保勝安邦之策非但可用於一時貞可  
以為萬世帝王以全取勝之法也

帝拜許延壽為疆弩將軍辛武賢為破羌將軍嘉

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  
軍不早及秋兵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  
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裂折寒倉寧有利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并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  
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并豪  
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并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  
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无辜起壹難就兩害  
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  
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

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并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方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絲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并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臣按充国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虜欲為寇宜飭兵馬練

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敬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此數言者貞萬世守邊保國之格言良法

今日所當遵行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国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充国咲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

破雖用兵碎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  
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  
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  
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  
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  
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也華

之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在師罷  
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  
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  
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  
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臣按充國所謂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此一言者  
萬世中國保治安邦之格言國家當全勝之時  
猝有兵革之變一以是言為主毋僥倖於一戰  
以中賊之計張賊之威必持重而不輕動必詳  
慮而不苟進非在我者有必不可勝之資而在



彼者有必可勝之筭。斷然不輕發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其謀。問籌策焉。

張拭曰。洪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用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涉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

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一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闡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弱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接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相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

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耳  
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  
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圖  
事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為先惟全國全軍  
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撫劍窮討殊聞貪前利而不  
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略此勇將也必律而出  
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叢比  
常勝之兵也勃興於草野閭巷之中再鼓於奔比  
敗衄之後垂亡而復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  
也勇將能効搏折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

之兵可成事於一時常勝之兵可為法於萬世充  
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故先計而後戰常曰擊  
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  
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帝王  
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為本故曰多筭勝少  
筭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  
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為萬世  
法與夫不度彼已不計成敗殘兵以逞僥倖功名  
者豈不相萬七邪

臣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

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蓋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已有其所糾集者皆一時烏合之衆兵雖衆而人心不堅軍資有限而餽餉或至於不繼故乘勢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內撫人民之衆以衆而臨寡以大而制小以有餘而應不足其於寇賊夷狄除去其害爾非有所利之也况其所嚮聚者皆吾之民克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攻

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焉脩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夫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黷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然此皆視夷狄以為屈伸強弱非帝王慎德威懷之道也是故凡為天下國家者必內無虞延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合內外而一之斯其為帝王馭遠之術欤以上言征討以上征討綏和之義上

一之德其為帝正德交之沛其如其言人心不  
實或意流之夫松柏有固宜以對之相合內和而  
德如刺之直也吳楚以為天下國家者必內無  
暴矣然出皆財莫妙必為身則德厚非帝王則  
矣則則而曰富之士也觀之而曰對之限夫之  
辭文而味賦之士也卑下而爭事之限夫之  
味賦與對而曰然西母之中又必有兩林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七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下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sub>草</sub>居<sub>狄人逐水</sub>貴貨易<sub>也</sub>土  
士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sub>習</sub>其野穡人成功二  
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sub>藥</sub>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迓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鍾磬  
文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  
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知樂之和無所  
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諸侯無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  
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臣按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而後  
世所和之戎則是化外之人處荒漠不毛之地  
者也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敝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  
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  
闕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  
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  
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也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  
與為昏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  
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昏姻也

臣按齊景公一列國之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女註吳吳秦伯之後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守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衆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異類通昏姻決華夷之防廢徵聘之禮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為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戎豈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哉蓋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遂祖之以為馭戎上策夫以閨門窈窕之姿為腥

膾大羊之配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者乃恣為之哉蓋其慕割愛為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入倫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傳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  
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  
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與無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  
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

聽者心說而誠服矣或者夸其辭侈耀其事  
於符籙託於恠神欲以龍言厭群衆而不知虛誕之  
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是誠也可  
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魚夷狄雖異類  
亦人也孰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為言真實無  
妄之謂也真則無偽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  
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為側室子而又言高  
后自臨事諸呂為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  
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併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

使人心悅而誠服况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  
一旦得而聞之寧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  
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一則  
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  
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志誠可以參天地贊  
化育而區區夷落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以奉之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欲  
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  
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  
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  
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  
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  
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臣按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言宋  
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虜人  
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說則昔  
人謂誼為迂誼豈迂者哉蓋用兵則利在臣下



不用兵而和則利歸虜主虜人嗜利此所以樂  
從也宋富弼說契丹以歲幣亦是此意雖然金  
帛出於民國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  
以賂虜金帛有時而竭虜人貪饕心無已時一  
旦無以應其求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  
真可鑒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必  
思為可繼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詔王恢燕  
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  
許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迁徙鳥舉難得而制今

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  
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諷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臣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  
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  
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與兵擊  
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  
而曲在我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  
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  
况人生脩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  
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為久長也

如此復之非獨善為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  
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思  
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卿善遣使  
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為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  
勤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  
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  
必播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臣按天地間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有  
彼決無滅絕其類之理况其族屬非一類此一  
類衰矣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  
狄也惟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災此  
中國之仁義所以為可貴而異於夷狄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  
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  
下公卿議誼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  
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  
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

其聘貢之貨更受其逋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  
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  
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  
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䟽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  
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  
選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  
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  
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  
此以為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  
親拜請音樂又永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  
府詎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救邊守  
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  
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  
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  
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  
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  
助南則亦未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  
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臣按孔子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為  
賢此非但可施於待人處事雖中國之待夷虜  
亦莫不然班彪之處北匈奴蓋有得於先覺之  
道者矣其所立藁章委曲明盡可為後世代言  
者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  
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僑居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  
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言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騎  
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  
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  
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  
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  
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  
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  
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

緩帶椎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畏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隄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

略剝百姓以奉寇讎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誼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親謂其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徒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之人尚鑒之哉

魏母立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  
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  
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  
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茂陵至羌中陵果  
教羌使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  
多耳

臣按曹操謂羌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  
遣人往此誠練達事體通曉夷情之語也蓋中  
國之與夷狄氣類不同疆域殊隔無事時政不  
必胥胥相與通往來也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以

通使必不得已須擇其人不得其人寧受其責  
而不輕啓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難。得。也。彼。不。善  
之。小。人。昧。於。大。體。惟。顧。目。前。理。之。可。行。與。否。事  
之。可。繼。與。否。皆。不。暇。計。往。往。順。適。敵。情。以。為。身  
利。假。上。者。以。許。予。教。虜。人。以。請。求。啓。其。所。未。知  
逢。其。所。欲。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  
因而啓釁端開邊隙者皆此輩為之也然其中  
固有怵於利害苟道一時者而亦有反假虜勢  
以為身榮利如范陵者曹公為此言自謂其經  
事多豈不信哉萬一國家不得已與外國通使

須審擇其人必知義理有氣節。通古今識事體者。然後遣之。不可專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專任邊吏。而必主之廷臣。不可專信內附之虜。而必仗之中夏之人。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不尚。書省集百官。誼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

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為相。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苻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

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  
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  
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卽以此人戮  
於竟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  
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  
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州以利  
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  
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  
何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文何矜焉且

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亡夫徇利而  
忘義人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  
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  
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  
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  
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  
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  
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  
所謂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



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  
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

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相。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

公義何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刃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成主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之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盛三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

綏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  
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當以此言為權度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臣按昔人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不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盡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

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  
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  
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為  
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  
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  
二以塞兵為戰以盡地為守以解死為和  
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  
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  
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夷狄之道不出  
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

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  
軼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已審時勢或與之  
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  
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疆  
而屈之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  
一於守和而彼吾爭吾亦不忘戰而一於  
守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  
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隨其機應其變可  
以戰可以無戰可以以和可以無和其運用  
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

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六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脩攘制御之策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  
臣按華處乎內夷居于外天造地設而以山川  
為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毋相混淆毋  
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  
所以治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

六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脩攘制御之策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

臣按華處乎內夷居于外天造地設而以山川  
為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毋相混淆毋  
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  
所以治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

治外者必嚴必密而無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  
憂勤於其始而逸樂於其終也歟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六

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立  
養萬物君臣相遇以禮  
還恩意愈篤友覆以仁  
飲遠迹夫以夷狄之  
治者為能勝之

臣按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推而言之可見王道盛時治迹

之盛而詩之為詩所以宣揚

歌詠於朝廷燕饗之際勸忻和悅以通群下之

情恭敬齊莊以先王之德者無非和平正大

之音內治既脩而外治無不舉自小雅之詩廢

則內治不脩矣治不脩則紀綱廢弛政教乖

亂又何以治外

又曰宣王能內脩政而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士脩

車馬備器械復會諸於東都

臣按成康既沒而室漸微八世而厲王胡暴虐

周人逐之出居二彘猥狃內侵逼近京邑宣王

即位內脩政事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

復其舊焉夫以帝王為治先內而後外必內之  
政事既無不脩然後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內  
脩者外攘之本也

漢文帝時太子家令景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文五之瀟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丘阜  
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曩  
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  
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  
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山可前可後山長戰之地

也劔楯三不當一韋蕭竹蕭高少木蒙籠枝葉茂  
接此矛鋌把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  
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  
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  
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  
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  
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臣按錯此言地形各有所宜與夫兵卒相當之  
數而卒歸其過於不習勒卒將不省兵夫將能

省兵則器械無不利矣卒能習勒則兵無不可用矣

錯又言曰臣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今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古則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也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堅申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材官驍善矢之發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倏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繁衣勁弓利矢益以邊師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階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橫也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臣按錯謂兵凶戰危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俯仰之間臣愚以為用兵之變豈但大小疆弱之

間易置而已哉生死興亡在呼吸頃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於萬全必先事而深思不臨事而後悔也錯又謂以蠻夷攻蠻夷為中國之形而以兼用漢胡長枝相為表裏以為萬全之術其得中國帝王以全制勝之術也哉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一也

臣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為中國患

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靖矣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物許揚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大也又堅固也

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時匈奴悖



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  
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  
霸上以備之數月西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  
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  
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  
年於是浮西何絕大幕破冒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  
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  
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  
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為不  
壹勞者不义佚不暫費者不末寧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匈奴山之壑而不  
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  
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  
此然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  
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  
匈奴備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  
拒不欲首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建負力  
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  
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

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  
如此之備也北狄貢中國之堅敵前世重之滋甚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西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  
過過前之禍

臣按揚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  
但其所謂單于歸義陳見於前以為西上世之

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則過矣夫內夏而外夷天  
地之常經荒服之外禮教所不及者聖王所不  
臣古今之大義也必欲腥膻之醜類侏離藍縷  
之夷獠皆冠帶以列位稽顙而來朝以此為遺  
後之策以此為足以慰神靈之所相望是乃秦  
皇漢武誇大喜攻之私心非帝王內夏外夷大  
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  
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  
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

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  
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蠱  
蝨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  
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  
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  
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  
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  
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

劉瓛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  
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

燕秦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  
嚴守禦險走集使其欲為寇而不能欲為臣而不  
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  
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  
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  
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城人歸咎焉  
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三十里役三  
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遠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  
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嘗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  
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冀其

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或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

臣按嚴尤謂後世征戎有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知其所謂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為上策乎天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將征之之策臣竊以為獫狁來侵從而禦之驅之出境不

復窮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築長城為於成功無用民力內竭中國以喪社稷固為無策然使其能因近邊之人當農隙之時以漸而脩築邊墻以禦戎馬之衝突劉凱謂之得中策非非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兵連禍結三十餘年謂之下策也宜哉雖然漢人出塞之兵猶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乃有虜本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掩襲之者豈非無策之甚哉又出漢人之下矣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

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降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臣按中國與戎狄各有所長吾惟用吾之長而於彼之所長也恒思有以避之設法用計隨時趨勢使彼遠所長而以吾所長乘而陵之鮮不勝矣

唐太宗貞觀二年北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鄭元璽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之兆也群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腹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馭夷狄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

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  
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  
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輕重又知所內外朝廷  
用若人以安撫外夷豈徒夷狄得其安哉而中  
國亦將賴之也

貞觀十八年突厥候利苾可罕北渡河薛延陀惡之  
數相攻候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禦其衆悉南渡河  
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群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  
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

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  
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  
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  
其情可見矣候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  
衛將軍

胡寅曰子貢問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四海至  
廣矣施必極其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  
勢有所弗及爾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  
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於是畫為五服要荒  
在外為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謏夏

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地同誠必不為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邪夫厚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將疑矣是以有征遼造舟之擾絕昏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茲言非但為唐太宗也萬世人君皆當留念焉

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

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禦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間無所不養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

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  
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失  
其民不可使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  
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不在於已則在  
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  
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  
也曷若脩德行政以惠養之使男有餘粟女有餘  
布兵甲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  
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  
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

而謀新雖或未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  
細哉太宗好大無窮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  
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論人主宜留心玩味則知華夷之  
所關係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孰是孰非瞭然於  
心目之間而為之去取從違則內安而外靖本  
固而未順矣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  
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  
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



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黍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自分閫之辭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華未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

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吐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拜而我之部分離折夫部分離折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誼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臣按贄謂吐蕃之比於中國多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

我之號令在朝彼之兵衆合拜而我之部分離  
析此非特當時蕃漢用兵之弊而今世沿邊將  
領所以守邊而禦虜其實與之無異焉善為國  
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為之圖使千載之弊一  
旦而革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

贊又言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矢  
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無  
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  
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  
務和親者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

行無之也美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  
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  
有也尚薄伐者曰驅過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  
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  
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夫中夏  
有盛衰夷狄有疆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  
必定之規亦無長城之法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  
狄之疆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  
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疆盛夷狄衰微而能

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郎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彊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彊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彊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

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臣按古今制禦夷狄之方。不出贄所陳四者之策。但其所謂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以為非安邊之令圖。臣竊以為中國帝王所以攘外安內之上策。無出於此。而贄以為非令圖。然則圖之令者。豈有過於此哉。

贄又曰。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求。

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  
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民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  
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知虞。  
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  
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  
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  
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  
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  
安。疆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  
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

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  
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  
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  
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遠地產，  
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  
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  
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  
侵鈔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誼，以安戎心，彼求和  
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  
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

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斬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

戈矛以鑄授寇者也。

臣按贄所陳中國戎狄用兵各有短長。此可與鼂錯之疏並觀。

贄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貴虧度。財匱於衆。愛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度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

之膏肓也。蠱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既膏肓不僚，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膏肓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贊此言，雖為一時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懲，政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謂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又不止於用兵禦寇而已也。後世人主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紀綱廢弛，處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張，皆以此也。然則

人君為治，必欲任得其才，聞者必實，信者必誠，行事必當，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贊又曰：今四夷之最疆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申不堅完，識迷謫黷，藝之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

則機會靡愆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疆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大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虺衆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廉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

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制詔委寄各階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沾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臣按三軍以氣勢為用氣勢以人心為主人心不分則氣勢自壯氣勢既壯則事權歸一可以析衝內而制勝於外矣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為言蓋真有見也

以上脩攘制御之策上

此策也... 脩攘制御之策...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矣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浚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九

馭夷狄

脩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矣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浚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



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臣按齊賢之言乃反本之論自治之策

田錫言于太宗曰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比鄙繹

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捕斬小勝為力賈結怨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北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

臣按田錫斯言得安靜守邊之道

錫又言于太宗曰將帥行恩信卹士卒必豐財貨方得七心昔趙奢為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不

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  
賜今則誰敢效古散家財賞士卒哉若以年年供億  
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

臣按錫之此言得任用邊將之道

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  
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  
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  
料安危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詳而察之

臣按錫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  
無蓋以有為無以無為有多為少少為多邊上

奏報率用此計以欺罔朝廷將以希功而免罪  
也然非左右之臣僚為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  
其欺焉此人主於聽任之際不可不擇其人  
也任非其人則咫尺之間為所蔽矣况萬里之  
邊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  
也言乎衰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為疆  
盛大有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宮哀平之時呼韓  
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此豈繫乎曆  
數而不由於道德邪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單于

疆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脩德使不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

臣按禹偁謂漢文帝內能脩德外能任人故單于不為深患嗚呼人君能盡二言豈但使外夷無患哉雖中國之治亦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請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書使親視

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孰議經久之計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雖為當時契丹而設然萬世之下備禦夷狄之方實不外此謹準當時之事以為今日之用其備策凡七其一請選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實可用之我

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臣請兵部於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每歲遣

一員行邊錫以 璽書俾起自遼東璽宣府大  
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凡山川之險  
易營壘之遠近戍卒之多寡糗糧之有無夷情  
之向背將領之壯怯已然者當何如而脩飭未  
有者當何如而增補其處當設為營堡其堡當  
加軍守備其墩臺可廢其蹊隧可塞其處可屯  
種某處宜牧蓄凡邊計未備者皆與其巡撫都  
御史守備總兵叅將等官計議經畫條而上之  
如此則可銷患於未萌如此則可以待敵之來  
攻如此則可以扼其衝突如此則可以遏其侵

擾歸奏闕下更令內閣大臣會合六卿以下詳  
訪孰議施行之歲歲以為常其四川湖北兩廣  
雲貴則三年一巡行如此

朝廷不忘邊備邊方無復廢事君朝堂者無遙  
度之失守封疆者無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為三路其所轄軍  
馬不甚整齊及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  
本路將於何處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  
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  
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

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臣請每歲所遣行邊大臣卽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諸司選將今不必盡如

其言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卽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  
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膽氣某人善騎射  
因而試之用為選鋒試中卽於本色糧賞外加  
以稟食量為任使

其四曰急於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入陳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竒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今

朝廷訓兵已有成法大約教之使知金鼓作止

旌旗偃仰角礮緊緩以為進退疾徐分合之節而已。然按行故事視為泛常請於時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為事。乞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各為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為教師陞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與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如此則人皆習弓矢無不善射者矣。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

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斯則疆兵制勝之本矣。

臣按邊城有州縣之處今已簽民與軍相兼守禦可用仲淹此議俾其隨軍操練仍須擇守令責以訓練之任旌其勤而懲其惰。

其六曰脩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

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於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脩京城為言當時若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為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

議者矧今 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留意焉者已已之變虜騎直犯

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百萬人家亦嘗為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為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倣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偽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

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

臣按戎夷不用中國人其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為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臣請立為條格凡近邊之人有一才一藝者皆許自陳試之猶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備苟有可用皆隨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則此輩心有所繫跡有所拘而不為彼用矣

吳育言于仁宗曰聖人統馭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弗絕而已或有一背叛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視如

犬馬不足以臣禮責之今西夏若止是鈔掠邊隅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用中國叛臣即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偽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但明烽堠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乃廟堂之遠筭也

臣按大朝用兵與小國不同吳育以徐觀其勢之言為廟堂之遠筭諒哉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所以



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  
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  
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  
筠李漢超當此虜人各得環慶齊棗一州征租農賦  
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  
邊

臣按田况言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而引  
李牧趙充國姚全斌董遵誨事為議且曰鋒刃  
之下死生俄頃宜推恩義以慰其心此語尤為  
警切臣惟今日邊城糧賞之外為將者別無儲

蓄况邊塞之地多無征租臣請自今以後別於  
常儲之外稍以贏餘付邊將為燕犒之費遇有  
警報勅遣近臣齎官錢付邊市牛酒燕犒將卒  
是亦感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  
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  
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  
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  
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  
半月而愈初不傷氣躰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獻言

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目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

臣按蘇軾代滕甫草此奏而引醫及彭祖觀井為譬蓋合古人所謂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之旨矣末章又曰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

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此譬尤善凡除宿弊興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滅國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酋斡離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即孛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趣其所藥師導之也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為飼餼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

固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為之慮。金人犯宋京。姦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為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今

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為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為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

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伏惟聖明下其議於群有司。以決其可否。

以上脩攘制御之策下



過虜之內侵未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氏謂禦我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乃帝王禦戎之要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補其城郭戒門閭脩

鍵鎖閉鎖慎管籥鎖固封疆備邊竟境完要塞謹關

境上梁橋也塞後徑

陳皓曰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要塞邊城要害處也後徑野獸往來之路陸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

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也

臣按月令於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歛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則專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啓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闕薄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鍵閉管籥也則又脩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五  
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  
苦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盜  
賊之竊發外恐夷狄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  
必歲歲為先事之備於要塞也則完之以扼其  
要衝於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於  
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則凡野獸往來之徑  
僅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於封  
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為政  
苟具目前而於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置之不  
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皇無措者多矣其

者以樵薪之故而翦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伐  
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知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為之况有  
其險而自去之以為虜除道邪智者不為也後  
之君子尚思所以為先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  
無及之悔臣竊以為

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為險固者內而太行  
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  
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  
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

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  
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  
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  
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為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  
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稽考洪  
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薪炭取於何所  
掌於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  
愛惜減省之節目一一以聞必須無損於邊關  
無虧於國用定為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係實  
大

考諸司職掌於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  
場如遇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項照例抽分

祖  
宗不敷定奪奏聞給價收買或差人攷辦則足  
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費內臣之收何所取材  
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自足以供  
特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沿江千里  
取之須有盡時生之必待積久况今旬別無  
大山茂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立柴  
敵於易州以來恒聚山東西北直隸數州民夫  
數千於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天之民以  
為眺柴夫府縣添設佐二官以專管之又特  
敕侍即或尚書一員以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  
今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有善處之法然則前  
皆不載無從稽考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則  
宜姑取足用政不必顧設官拘督責因吾  
口食之奉以奪民衣食之資也為薪炭之數還  
置易州柴廠於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還原籍  
量其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為限期俾其依期  
輸納內外衙門每歲定為限期俾其依期運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三

一 如戶部糧草例取納足通關以憑稽考又必  
痛為禁革除去印格苟薪柴可以燃燎即與收  
貯不必間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未世所取  
之炭必如核挑紋鷓鴣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  
獨可以少為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  
可以少甦矣雖然木生山林歲取之無有已  
時苟生之物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  
之後其生之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  
堪矣臣又竊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廣東起山海  
以次而西於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  
谷山種樹一人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軍之伏  
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植榆  
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極遠民產  
官府郎於其近便地撥草場及官地先還  
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  
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則例徒二  
年者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  
成照依繕工司運水若干炭若干長短  
之人當官領價認種其樹若干長短大小

之度必相成爲効有枯損者乃責其陪其所種  
之木必相去丈許以破縫參錯蔽虧使馬  
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  
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  
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  
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爲薪炭之用如  
此則國用因之舒民困以爲新炭之而邊徼  
亦因之壯固矣又今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  
以石煤之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  
過數千人之煙爨無京民百餘分一獨計其  
煤乎黨以爲便乞下便納挑運州縣計其買辦  
在覓工價所費幾何俾其辦價送官量給與之  
是亦良便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  
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  
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安其野三

大行義第百五十一

五



務春夏秋三時之務

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壘壁親其民人明

其伍候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

不貪不懦不奢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疆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

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

以此去諸侯之守固在四鄰天子之守固在四

夷然必四境備而後及於鄰封諸侯服而後及

於夷狄近者未備何以服遠內者未脩何以攘

外宋范仲淹欲脩京城執政者引襄瓦城郢之

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陳言而不知當世之事况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

秦北從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

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

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

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

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一盡秦

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造陽

至襄平亦皆築長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  
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  
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  
亦不為過然內政不脩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  
至於竭天下之財以具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  
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為民  
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  
脩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  
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鷩之虜  
不得以為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

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  
豈不可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  
險阻之限而能因院陜之闕順形勢之便築為  
邊牆以扼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  
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  
年之久徐徐而為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為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  
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  
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

闕焉自闕北出黃中關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  
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  
邊闕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  
故歷代設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  
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  
出也按史高闕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  
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  
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  
最大而要者居唐此系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

隘之設皆為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

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  
此連亘之山以為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  
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符乎我  
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  
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  
此山川之王氣哉王氣之隆政有在乎

今日雖然漢人繼奏之後則以奏為監唐人繼  
隋之後則以隋為監彼奏與隋豈漢唐所可匹  
哉而以為監者做戒生於不足也臣嘗觀元人

進金史之表曰勁卒衛居庸闕北拊其背大軍  
出紫荊口南搃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  
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荊而謂之搃  
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  
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  
之係也况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卽為重鎮而紫荊乃南出之路  
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  
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荊此不知大勢者  
之言也伏望

聖明深以前代為鑒防患於未然

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睡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胄而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臯  
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火燃舉之  
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燃之以望其煙曰  
燧

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臣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龍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鐵蒺藜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謂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藩

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

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雍其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為將軍。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陰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藥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蓋備邊有其要。不在於臨時。而在於平日。禦邊有其道。不在於自用。而在於用人。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中國之害在於夷狄。故於封疆之守。尤盡

心焉。故於無事之時，謀為措置，會計考驗，凡吾土宇之內，臨邊之地，若干處，其延袤幾何，某處為總會，某處為要隘，某處最為強悍，沿邊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某處當何如而守，某處當何如而備，某人可用為將帥，某人可用為偏裨，虜侵某處，當用何處兵以援之，虜若深入，當於何所而扼其歸，某城與某城相接，某寨與某寨相連，里數之遠近，山川之險易，人力之勇怯，儲峙之多寡，具而為圖，書而為策，實于座右，則人君雖居九重之上，深宮之中，不出殿門

而邊寨城堡將平戎落皆懸著於目睫之間，展轉於心胷之內。一有警報，即按圖運謀，因機生智，隨能命將，合眾人之長，集群策之要，政不必親駕六飛躬臨沙之區，自親矢石之用，屈帝王之尊，為犬羊之敵，勝之不足以為武，不幸而敗焉，豈不長夷狄之威而貽中國之恥哉！然則寇準勸真宗幸澶淵，亦非歟？曰：聖人處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名將多在，尚且幾危於平城，真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

之者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上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於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郡蓋古人守邊既於臨寨之地建城寨築亭障屯戍卒命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既自禦之又

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為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知吾有備縱得入寨不敢馳突其寨垣守禦一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異內兵不經戰陣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為聲援耳不若生長邊陲者慣戰而耐若不徒為國而又亦各自為其家一卒亡一丁補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軀拒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

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當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邊將士所以解體也臣請遇有邊倣宜如漢文遣將屯軍故事而責其功於邊將彼此相應以為聲援虜知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空虛胸

頽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卽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

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候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是其苑囿也至莽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為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深開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遂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  
猶尚犯禁文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自中國尚  
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  
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  
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  
民貪利侵盜其蓄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  
不絕今罷乘塞乘登之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往者從  
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  
人奴婢愁若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  
何與夫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

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士垣也蓋因  
山巖石木柴僵落謂山上枯木豁谷水門稍稍平之  
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  
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  
塞破壞亭隧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聞夷狄之際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  
世之長策也

顏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臣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  
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

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鼙鼓傳  
所謂隴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  
所謂煙火信礮礮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為  
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  
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  
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  
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  
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  
類則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為設墩臺以候望  
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為

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  
水米出於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  
而遷迂勢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幾何不為虜持  
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為宜遣行邊大臣會  
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事勢審其形便於  
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  
併之大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  
及處則立為一墩及於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為  
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為接應墩  
統於堡堡統於城如擘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

流於外墩之內每二三十里各為總臺數處以  
次通報於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極望墩之下於  
三四里間四週俱築為土牆高四五尺長七八  
尺許橫斜錯亂彼此相入人須委曲然後可行  
使虜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糧  
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烽燧之制古  
人書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  
能示遠值霖雨則火燄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  
之上立為長竿分為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  
寡為虜緩急報寡之候所謂紅燈者煨羊角效

魚魴為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遠數百  
之間舉目可見矣

以上守邊固圉之略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一

馭夷狄

守邊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  
 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主父  
 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  
 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  
 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寨因河為固轉  
 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臣按漢立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干阿利蒸

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后秦姚興以赫連  
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  
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  
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為統萬命其  
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啓都城開建京邑背  
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寨蓋此地在漢  
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  
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  
廉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  
五代李仁福彝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

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  
內附亡命嘯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  
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  
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為患若廢之萬世利  
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之其州  
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貞宗咸平末繼遷  
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寨內附朝廷假以本道  
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卽今  
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  
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

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  
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  
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  
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  
稻麥卽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卽今寧夏也河西  
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  
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  
中邪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  
隋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  
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制焉蓋自唐天

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為方鎮所有其朝廷所自  
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  
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宋人以內地為  
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遍於西  
北邊城立為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  
而未嘗遠成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  
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  
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  
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

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關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為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為據地之爭。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為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患貴乎豫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為吾

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夫事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為之。肇畫臣愚過為之。慮今日西北諸邊。

祖宗以來。所以備禦之具。固已詳盡。惟此一處。偶未之及。非遺之也。芽蘖未萌也。今則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為之防者。茲其時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

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  
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  
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  
則先據其形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為  
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為城守則饋餉為難  
將至於漢人之勞費蓋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  
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  
五穀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為之  
屯營况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  
合朝議當比無事之秋募人遠遁之際遣通古

今識事體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謹以  
為可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為之鎮遏或於  
河之北據要害以為之扼塞或沿河之孀設營  
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  
較其利害足以相當姑以其舊可也愚儒未履  
邊地姑以意言可否惟

上之命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在  
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李賢曰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媯州懷戎縣



郎古之蜚孤口也

臣按飛孤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為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聞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

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求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求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

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君庸而東極于醫巫閭是為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

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  
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為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  
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  
因而補其缺塞其搆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  
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  
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  
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  
險隨其地勢築為城牆以相連綴實為守邊長  
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

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  
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  
之四海沿西底保德之河孺自東而西計其所  
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  
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  
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  
臣請以三年為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  
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  
為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  
年之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

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未清 國家藩籬益厚高  
閭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 今日真  
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  
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  
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  
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據于筠所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  
虜之入彥博亦言魏為長塹則是迤西黃河固  
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  
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其度而南時默啜悉兵  
西擊突馳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  
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  
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  
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  
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  
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比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  
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今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城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臣按朔方軍郎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

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

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  
扼其吭而折其脅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  
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  
也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  
然事有暫勞而又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  
憚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漸處之有其道焉耳臣  
故微舉其端而不敢盡其說以俟後之經國遠  
圖者云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順天薊今薊州靈今靈州莫今莫州  
檀今密雲順今順義新今新安安今安州德今德州寧今寧州武今武州  
州今武州

應州今應州寰今馬邑朔州今朔州蔚州今蔚州十六州與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  
撤藩籬之始予謂駕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閔隘  
一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  
營今昌黎平今永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  
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  
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  
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  
中國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

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  
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藉寇兵而齊盜  
糧自此中國胥為夷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  
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  
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  
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  
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  
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  
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為虜所得者  
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為中國有蓋接之於泥塗  
之中也

太宗又於此建都則躋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  
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  
於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  
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  
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平醫巫閭  
之境以為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

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  
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子  
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  
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  
此之故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  
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  
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  
者消泯於無迹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

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  
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  
宏略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將洪  
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  
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  
害相為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  
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為墩臺就其  
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  
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兀良哈入貢之道一  
以衛 都城一以護

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

國家養銳儲材俟吾方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  
洪武中山後帥閩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  
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蕃籬厚而無可乘之際  
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伏惟

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思患豫防有以為

國家萬年無窮之慮勿以為書生過慮而忽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切見延州之  
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

之於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  
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  
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  
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  
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以安撫之必  
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  
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  
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  
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  
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



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  
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城寨  
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  
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  
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  
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  
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  
月給庫縵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  
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  
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遠古豈無

謀臣觀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成  
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攻克  
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食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  
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  
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  
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  
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  
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

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綠邊  
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  
兵若近裏土兵願改綠邊寨者即遷其家團集之何  
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  
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思征夫不保  
其家孳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拜遷  
其家於綠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  
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綠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  
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脩一堡以全其家與城  
寨相應彼我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兵力捍

禦彼我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  
盡可伺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綠邊山坡重  
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  
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  
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  
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  
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  
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  
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  
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

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加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大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無寨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明於郾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

三軍以新定陳法訓七歲必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際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世厚賞各令安土拒者必兵急擊必破其族假石郾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以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還應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圍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被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誼攻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然以通論後世之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

之舉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貴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勢兵貴乎相接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

而卒且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臣按張亢所言五弊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然

歐陽脩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 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 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分所分多不得不寡

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攻之。其雖  
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衆。察之多  
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而五路  
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一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  
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  
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  
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  
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  
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所利者在我。如此則  
動而有成功也。

臣按

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  
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  
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  
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符之。得以全力而制勝  
也。正統以後。分為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  
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脩所謂  
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為多者也。  
今兵無可添。而堡寨不可減。乞 敕兵邊事大  
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

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邊固圉之略下

此三篇又多人  
而長全而軍之來亦必得之也全代而歸祖  
以此而中不致殘廢其難會其要害者入聚  
我以入之敵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  
其事今日計敵之出東也其難也其難也其難也  
動而可對功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列屯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暮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後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仲春至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二

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  
如今之防秋也。

熊未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  
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  
所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制。

秦始皇既拜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晁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

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大寒。三寸不厚。六

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毼。其性

陽。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毳毼。其性

陰。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

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白謫

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

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左發

之。不願行者深怨。有皆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

不降北。謂敗者以計。互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

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事

其聚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亦  
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  
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去  
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  
行之之敝也

易被曰始皇既拜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  
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  
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  
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先發也之左也間左之戍未及發

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  
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臣按三代之遺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  
既憫其私情復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  
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  
能得其心而使之効其力哉錯謂凡民守戰至  
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  
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其家室故  
能使真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  
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



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戌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踐以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戌邊二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戌也雖丞相子亦在

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二日戌又行者當自戌之日不可徃便還因便徃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五百入官以給戌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徃回行程言之遠戌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

夫戍邊重事而百入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并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此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臣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

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為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為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兒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富詣

金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鼂錯言于文帝曰故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耳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古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上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造民絕望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終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患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食其亡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

遠矣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為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入戶糧是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十

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敷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糒隨軍征調死不句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

勸之新邑使五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卹  
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  
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  
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同事夜戰聲  
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  
心足以相死而勸以享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  
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  
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  
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割矣割德也欲立  
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後未易服也

臣按鼂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  
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  
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  
所謂五家為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為伍而  
以五人為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親屬或其交  
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方其係籍食糧  
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  
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為首呼其首則五人必與  
偕所聚集之處如錯所謂居則習為射法出則  
教於應敵起止相隨而暫離者有禁器用相共

而自私者有罪中有嫌隙者許其明白告官而  
離合之匿然而貌從者同伍知而不告罪同伍  
中不許飲傳惟合伍校射方許飲酒遇有寇至  
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以應之彼以  
十之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  
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蓋以伍為卒十人乃五  
十人百人乃五人也寇非大至不以大眾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更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  
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臣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更有罪秦始皇  
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  
三曰贅壻四曰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  
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  
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  
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  
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  
科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壻  
者托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  
皆非調發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

可以制伏姦人使皆為

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

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

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魍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

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

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

有游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

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

者若夫名為士流繫宦籍者率多選軟脆弱之

人平日呻吟佔畢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

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虜用此以儆衆庶

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餽餉為

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

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

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

而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

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

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  
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臣按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蠻  
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  
皆是

聖祖開國之初舊制然歲久弊生不無消乏軍伍  
或不能如往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  
平日久民戀鄉土必欲行國初簽補之例然版  
籍已定民或起怨臣於制國用下嘗見因簽取  
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棄芻蕘之言對

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  
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蓋  
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  
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  
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  
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  
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  
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



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况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勲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憚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聞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給以為已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

得已而出京軍上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并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効死矣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

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有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竒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

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之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疆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

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遠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畫則荷戈而耕夜則竒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

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而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  
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  
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  
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瀆  
志且爾得之矣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  
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  
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  
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  
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卒適是煩於防衛諒無望於  
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臣按陸贄此奏由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  
謂屯戍之兵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  
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蓋處制天下之事合於  
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  
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  
邊塞窮苦之狀與夫分養戍之無益緣事謫  
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  
人主宜馮一通於座右朝夕自焉則邊塞之苦如  
在目前事機之宜如指諸掌於是揆之人情驗  
之時事因其利而見於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

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之安矣

贊又言理戎之要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虞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順之任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

富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救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刑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詎為媚詞因請選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僥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制所以徧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不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

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為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臣按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廩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內則厚。無以異於唐之季也。

明主鑒贄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內外均齊。憫其苦。而知其勞。時加優恤。比諸內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勢壯。軍威振矣。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釁。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屢凡出外。率有口糧。

臣按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為加優。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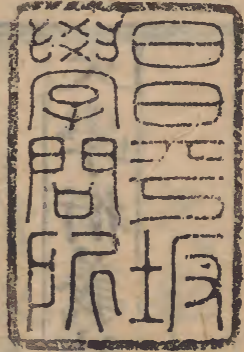
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戎之兵尤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屈臣竊以為國家禍亂多起於盜賊夷狄所以遏絕之者將卒也國家誠省嬖倖之賞賜異端之崇奉以為軍國之用綽乎有餘裕矣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為都軍主有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以臣按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馭之

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為捍蔽或以為爪牙或以為嚮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楊旌所謂御得其道但詎詐皆作使但不可偏徇專任而已

以上列屯遣戍之制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二



異端之宗奉以為軍國之用辭平有餘裕矣

宋制番兵必止便中戡效之歸國結以為藩籬之

也西日邊羌戎種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

謂之番寨其數既精者亦對不可解斷事封而

之

之



